



## 想起吾个阿姆（北四縣腔）

今年个母親節，三個妹仔寫卡片分佢，雖然係簡單个幾句話，佢還係試著當安慰，妹仔大哩，會想起阿姆个好。客家人講：「爺娘想子長江水，子想爺娘擔竿長」，想起吾个阿姆，七早八早就去長山賣鴨卵，喉嚨頭就硬硬。

高中畢業該年，阿姆也在其人生之路畢業哩，二十幾年來佢嫁人、降子、畜大細，從二十歲个細阿妹仔變成歐巴桑，一路行來無阿姆在旁脣關心，無緣摻佢分享佢生活中个微毛末節，係佢感覺著盡遺憾个事情，甚至於分孫仔、孫女仔喊佢一聲「姐婆」个機會都無。

聽講，姐公當早過身，姐婆嫁分人做後哀，三歲个阿姆跣過去，雖然係「前人子」，因為後叔無降妹仔，後叔就當自家个妹仔來惜，還加出三個阿哥（後叔降个俖仔）來惜佢，阿姆細人時一直到行嫁前就食著異好，雖然毋係大富大貴，該有个佢就有，難怪阿姆在世時，逐擺講著這兜，佢就感覺到當滿足。

阿姆係一個相當傳統、話毋多，個性溫存个人，阿姆嫁分阿爸之前，阿婆就已經中風，眠床項睡了歸年哩，阿姆嫁過來个責任，就係服侍阿婆，新娘還吉做著，天一光，目珠擘阿開來就頭路搭搭跌。多年後，阿婆過身忒，細人仔一個一個出世，阿姆愛畜頭牲仔，治理菜園，還有一群大細愛碌，歸日仔就像極樂仔揆無停。

阿姆會摻阿爸結公婆，除忒緣份，另外還有一個原因，因為阿爸係單丁子，阿婆中風過當需要人照顧，經過房頭內人介紹尋著阿姆，聽講當時聘金意思意思一息仔定定，唯一个條件係逐年愛去吾姐公（降阿姆个阿爸）墳前掛紙。阿姆過身後，識聽阿爸講起，吉摻阿姆成親之前，佢到基隆港碼頭做事，認識一個學老妹仔，雖然雙方有中意，毋過想到自家个環境，愛仰般摻人開嘴，討轉來係愛服侍自家中風个阿姆，故所，阿爸離開基隆，轉來屋下討一個便宜个舖娘。

阿爸係一個孝子，這係上家下屋所知个，就係性暴暴仔，堵著阿姆慢板仔，兩儕鬥共下無事也難，阿姆也慣哩，從細佢就懷疑，阿姆做麼个一直不敢對阿爸大聲講話，哪久看著佢就像細心白仔「逆來順受」，這個問題一直到前幾年麼正尋出原因，有一擺轉妹家，聽阿爸提起頭擺个事情：「因為屋下苦，自家哀仔又中風，正會討一個帶骨頭來个舖娘」，聽著阿爸講出這兜話，佢總算了解阿姆个苦，因為阿爸對阿姆帶等骨頭嫁過來个事情，這隻結一直無辦法解，就算阿姆已經過身忒了。

阿姆雖然走忒二十幾年，有兜事情佢還係印象當深，姐婆會做裁縫，阿姆從細就跣姐婆學，阿母个頭腦當巧、手路當好。記得該央時伙房肚項叔婆、伯婆著个大襟衫，全部就係阿姆做个。還有佢恁多姐妹熱天著个「蘭令古」，逐年五月節前阿姆就愛無閒幾下日，阿姆會拿孝家用个「白洋布」做新衫分大家著，總係，恁多姐妹無人傳到阿姆个手藝，實在異打爽。

還細，毋知天隔地，輒輒分爺哀愁，有一年暑假，一群細人仔在大禾程搞「踢銅笏仔」，大家聽著銅笏仔「匡啷」一聲，全部走去園，伸著做「鬼」个，蹤上蹤下、這尋該尋，耳角角仔在該聽看這兜人園到哪？搞多擺了，佢自認為園來盡安全个所在，告知該日續變成盡危險个所在，憑等壁，一下無企好，續跌下來，腳膝頭堵堵好撞到一粒尖尖个石頭，一下就血流血濯，痛著哇天哇地，阿姆分佢嚇著，佢講，看著該血像豬旺仔流到一腳，心肚在想毋知幾大空仔，腳骨毋知有跌斷無？好在，腳骨無斷，毋過傷口又闊又深，該央時哪有分醫生看，就等傷口結痂，慢慢个彌口。阿姆逐擺看著該隻疤就會講：好得毋係在面項，係無愛仰結煞？膝頭个疤到今還在，生來當像「臺灣地圖」，故所，佢逐擺就開玩笑講：佢盡愛臺灣、因為佢膠臺灣地圖印到腳膝頭項。

小學入學無幾久，佢就帶一份當特別个東西轉來，「發蝨痲」（長頭蝨），該央時三姐妹共下睡，毋使一禮拜，全部都中獎，該一駁仔，三不二時食飽飯過，阿姆會拿一隻大腳盆，三姐妹矮凳仔坐等，頭那皮抹腦油，用一條大面帕包等，蝨痲鼻著腦油味全黏毋核，趕上趕下，頭那皮癢到奈毋得，等三、五分鐘過，拿一支細俵人梳「還咖刺」（西裝頭）用个梳子，在後背梳轉面前，腳盆承等，阿姆哀！蝨痲搭搭跌，一腳盆「波馬濟借」，這下想著雞痲皮就會起。因為係佢膠蝨痲帶轉來仔，兄弟姐妹較後全部喊佢「蝨痲婆」。

有一年个年下仔，屋下豬痲養子，舊曆十二月个天時，人講，打狗都毋出門，豬欄下跼等，寒到緊顫，該暗晡佢跼阿姆在豬欄下掌到天光，一隻又一隻个豬子在阿姆个手項捕出來，其中有一隻豬子養出來就軟摺摺仔，啟氣拔毋上頸，阿姆當煞手，跼等捕來做「人工呼吸」，佢看著嚇到面瀝青，毋知阿姆係哪來个勇氣，豬子係救起來，阿姆也發病仔哩，較後佢問阿姆，為著一隻豬子，身體滅壞哩，實在當毋值，阿姆啟一聲大氣應佢講：「加一隻豬子，就加一隻个錢，恁多大細愛讀書，」聽著這兜話心還酸。

豬子一日一日大，阿姆个身體緊來緊差，逐暗晡睡目就聽著阿姆在該嗽，日嗽夜嗽，盡後檢查出肺出問題，醫院出出入入幾下擺，翻轉第二年个八月半邊仔阿姆就過身了。「阿柳仔：心白言討、妹仔言嫁，義務言滿，就走去園泥空，」出山該日，叔婆香擎等講分阿姆聽，毋知阿姆有聽著無？吾這兜姐妹聽著全部捕等來叫，想著從今以後，無阿姆在脣項講長講短，著毋著阿姆做个衫，食毋著阿姆煮个菜……。

阿姆一生人就為了家庭、子女在勞碌，光景看透了，旨有享著福就走哩。阿姆過身該年五十三歲，假使還在个話，今年應該八十歲，吾膠阿姆个子哀仔緣雖然短短十幾年，毋過，阿姆分吾个影響係一生人个，佢擔硬，勇敢个精神深深印在佢心肚，雖然佢缺席了二十七年。

## 創作理念

母親的早逝讓我很不捨，尤其是在自己為人母之後。很羨慕他人回娘家可以跟自己的母親撒撒嬌、閒話家常，而我卻沒這個福分，沒有了母親的娘家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名詞罷了。藉由文字抒發二十幾年來對母親的思念，更感念母親對我的養育之恩，我會記取她的好，用同樣的愛來愛我的孩子。

## 周燕鳳

苗栗縣殯葬教育學會文字編輯

